



某小說家的手記

袁 犀



上海圖書館藏

857.63
209.5

某小說家的手記

犀 袁

☆



3 0528 3312 0

書 叢 北 南

目 錄

某小說家的手記

一

豬的故事

三

森林的寂寞

四

短篇集

某小說家的手記

某小說家的手記



一

小說家歐陽毅像每天一樣，在晚飯以後便坐在書齋裏窗前的矮椅上，望着薄暮的風景。一個拖着小車的老人，寂寞的走了過去，彎曲着脊背；一個把圍巾一直圍到頭頂上去的細瘦的男子，兩手交插在袖管裏，在鋪着石子的街道上傾斜的走着，像是一個赤足的人走在砂礫上。一輛長途汽車——彷彿是極不堅固的樣子，車身搖動，令人擔心車頂或車窗會從半腰折落下來，但却也立刻從這小說家的視野裏馳出去了。隨後這長途汽車路上就連一個行人也不見了，暮色漸濃，道路那邊的一片大茶園的空地上殘留着數日前的初雪，幾株無葉的樹木，距離得遠遠的孤單的站立着，臨風嘆息。這是這城市的最

偏僻的一處，自從大小的菜園之間開闢了這一條汽車路以來，人們漸漸地建築了一處住宅，小說家歐陽毅住的便是這城市裏最末一幢房屋。

在晚飯以後的時間裏，他感到難堪的寂寞，想着近來印出的幾冊小說由批評家們送來的無聊的褒貶，以及許多文士們的近於嫉妬的言辭，他有如孤立在大荒野中的白楊樹一樣，驕傲而孤獨。他喝着苦澀的綠茶，凝視着漸漸黑暗下來的天空，無聲的苦笑着。

他站立起來，伸手去放落厚重的窗簾的時候，看見道路上有了一道燈光射在黑暗裏邊，於是一輛腳踏車停在他的門前，他以爲這是晚上的一遍來信，便放下窗簾，把坐椅挪近火爐，心中猜測是誰寄來的信件，準備着愉快的心情來讀它。

二

專門研究精神病的醫生俞秉初……最近兼修着靈魂學，爲什麼要研究靈魂學呢？這是連他自己也不懂得的事？他正在專心的讀着夏爾柯脫教授的著作……那些唯靈論。

他是一個肥胖的人，他的青色的面孔上常常浮着奇異的笑容，人們說只要看見了他的笑顏，精神病患者便能夠保持住某種限度的安靜。

這一日他打發走了來到他的私人寓所求診的一個輕度精神病患者以後，口裏嚼着紙煙，心中想着方才這個患者口訴的在每逢發作的時候便會看見他已死去十年的醜陋的姑母，思索着這種現象在靈魂學上的解釋，悠然的噴着藍色的煙霧。晚飯以後，他忽然渴望著肉體勞動，於是換上皮鞋，登上久不一用的腳踏車，要奔馳十里地之遙，去訪問他幼年時代的同學，如今成了人所共知毀譽交至的小說家歐陽毅的遠在市外的書齋。

三

「爲什麼你單要住在這麼荒涼單調的地方呢？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俞秉初對他的朋友說：「難道這會有益於你的小說修業嗎？」

他解開了他的笨大的皮鞋上的絆帶，坐在椅上，把腳伸出來，向着爐火。

「你太胖了一點，是不是？」歐陽毅說。

「這是現實主義呀，文學上的……」

「唉，妙得很，你居然想到文學上的事情，現實主義到底成了這麼一種玩藝兒了，有什麼法子想呢！」歐陽毅絢着眉無聲的微笑着。

「我告訴你一件小說材料吧！」俞秉初喝着遞給他的一杯熱茶，這樣說。

「好得很。」小說家說。

「但是，你肯不肯把它寫成小說呢？並且你必須和我一同去看一看。」

「爲什麼不肯寫呢？我什麼故事都寫，一點選擇都沒有！批評家說些什麼呢？那是他們的事情，他們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呼我爲天才的批評家們的文章，以及批評到我的標點符號的使用的批評家們的文章，詆我爲超現實主義者的批評家們的文章，我都同樣的不屑一讀，呵，連輕蔑都沒有！」

「不要氣憤。」肥胖的俞秉初勸告道：「我自己聽見過對於我這樣的批評，人們因爲我研究靈學的原故，於是在我的血統上發生了疑問，他們開始考據，說是：我的祖父是猶太人！並且他的名子叫賈斯金，一個經過印度到中國來販賣貓兒眼的——貓兒眼是什麼東西？」

「誰知道！」

「我不知道你究竟寫些什麼？」

俞秉初站立起來，走到歐陽毅的闊大的書桌前邊，那上面堆積着紙張，他的粗大的

自來水筆放置在一卷正在進行着的原稿上面，作者的草率的筆跡反覆刪改着，幾至不可辨認，在原稿紙的空白的邊緣上，畫着許多奇怪的人面，愈棄初也彷彿感到了這種痛苦而焦燥的感情，雖然他並沒有去讀那原稿的內容。他看一眼坐在爐旁垂頭苦思着的朋友的細弱的影子，他忽然憐憫的想到這細弱的身體內部包藏着的靈魂的苦惱。他走到爐旁，說道；

「假如你不寫小說，不是好得多嗎？」

「那麼你叫我做什麼去呢？」小說家攤開兩手，無望的反問。

「我叫你做什麼去呢？」醫生搔着肥胖的脖子，低着頭說：「我無從知道。」

「你叫我跟他們一樣，跑進任何一個肥胖的貴婦的華麗的客廳裏，朗誦着諂媚的詩歌，反覆着卑賤的言語嗎？」

於是兩人都沉默，感到無可說了。

「可怕的孤獨！」小說家自語道。

四

俞秉初默然的繫上皮鞋，穿好了笨重的大衣，對小說家說：

「我想我們步行去吧，那地方離你這兒不太遠——不過，必得走過一條很骯髒的小巷！」

「任何骯髒的地方，我都能去！」

他們行走在彎曲而黑暗的小巷裏，積雪在腳下發出金屑似的響聲，空氣嚴寒，星在狹窄的蒼空上畏縮的放着綠色的光芒。

「我的精神的容量好像過於廣大了！」歐陽毅自己向自己嘆息着。

在這小巷的盡處，開展着一片荒涼的大野。俞秉初用手指着一處孤單的房舍，說道

：

「就在那兒——給你看一個你所不知的境界。」

從低矮的院牆上邊看得見屋裏微弱的燈光，廣闊的院落裏，遍植着樹木。他們停在白木的門前，俞秉初拉一下門鈴。

門立刻敞開了，一個孩子看了看他們，並不問詢客人的姓名和來意，無聲的引導着他們，走進室內。他披了一件破舊的棉衣，用倦怠的眼光看着他們。

藉着微暗的燈光，歐陽毅看見四壁懸掛着奇異的圖畫，描繪着地獄的形象，不滅的綠色的火燄，手執着斧鉞的猙獰的鬼卒，高坐在宮殿上的閻羅王微笑的注視着忍受炮烙之刑的魂靈。

歐陽毅在這陰慘的氛圍裏，感到了不安，地獄圖的畫家顯然是一位名匠，因此歐陽毅覺得四壁的人物都浮動了起來似的擴大着他們的形體向他逼近了來，他從椅上站起，向俞秉初惱怒的問道：

「你想要用這些圖畫來對我證實你的有鬼論嗎？」

「不，」俞秉初詭秘的回答道：「還有比這個更有趣的事呢，你稍等一下……」

說着這話的時候，從裏間屋裏，走出一個婦人來，她穿着一件寬大的青色皮袍，不施脂粉的乳白色的臉上，生長着一對閃動着狡黠的光彩的眼睛，在黑而長的睫毛的後面，隱藏着不可知的神秘的某物。她舉止緩慢，顯示着她的端嚴，然而却不能充分遮蔽她的一個三十歲婦人的情感之無意的流露。她微笑着說：

「俞大夫，你來得正好，今晚我們舉行謝神的法會，也許有什麼可以供給你研究的材料！」

「我很高興！」俞秉初說：「這是我的朋友——歐陽先生。」

「我去取茶來，」她說着，走進對面的屋裏去了。

「夏爾柯脫所相信的人鬼交通，我可以從她身上發現證據！」俞秉初彷彿十分得意的向歐陽毅說。

歐陽毅對這超過了知識的，野蠻的巫術就要在他眼前展開，感到無所措手足的迷惑。

五

在法事開始的時候，他們被引導進後面的神堂裏，迎面懸着垂垂及地的紫色的長幔，幽暗的長明燈掛在頭上。婦人請他們坐在門旁特設的椅上，然後燃起神案上的每一隻蠟燭，焚起高大的香柱，而敬虔的九叩九拜。接着特請來誦經的道士昇座了，他們披着顏色鮮艷的羽衣，奏着響亮的法器，高聲誦出玄門的秘語。於是隣近的以及遠來的信士女們，依次獻上了他們的祭禮，在厚厚的紅氍毹上，露出了滿臉純淨和虔誠。揭開了長幔，神案後邊原來只是空置着一張蒙着黃布的太師椅，人們彷彿被一種不可知的力所吸

引，又重新下拜了。無論婦人或男子的顏面表情，都是原始的單純，那無人太師椅上的空間便是一切的願望的無限的泉源，生命和死亡，幸福與惡運的主宰，人們在此才覺得了靈魂的寄托所，訴說了他們的懺悔和不幸，告白了埋藏在心靈陰影背面的秘密。在這無人的太師椅前，他們感到了怎樣的精神的安寧呢，他們把所有的心願都交付給那信仰上的神了，他們將一切委託給它。——歐陽毅吃驚於那些人們臉上的表情，他們環跪在神案之前，垂首默禱。他看那太師椅在燭光搖曳之下，彷彿真的有什麼精靈來去，他凝視着那兒，希圖有所發現。然而除了繚繞不絕的香煙以外，還是神秘的空間，無所不有亦一無所有的空間——這空間的意志，便是人類精神的主宰，歐陽毅這樣想着，便把這意思對身邊的俞秉初說了出來。那個靈魂學的研究家對他笑了一笑，並不回答，歐陽毅看他的顏色在燭光下幽暗起來。法器喧嘩之聲對於歐陽毅實是很大的騷擾，使他不能澈底思索，透過玻璃，看着冷冽的夜空下着白霧。室內與室外的世界，對於歐陽毅都是無比的真實，——對於那些好奇者都成了慘酷的嘲笑，他這樣想着的時候，道士們離開了座席，爲首的一人生着濃密的長髯，搖着小鈴，率領着他們圍繞着神案和太師椅疾走十三週，口中誦着經咒，然後一齊跪在案前，濃髯的道士居中焚化了黃表，再拜而起，

一同離開了這間屋子。女主人這時走到俞秉初的椅前，問道：

「都疲乏了吧，」

「沒有，」俞秉初回答：「妳應該使我們這個朋友見識一下別的神奇的事情……」

「因為今天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女主人說：「這些人們都是希望討一點藥，這藥自然和醫生的藥是不同的……」

她取過一枚白色的紙袋來，啓開封口，令歐陽毅兩個人看過了裏面是空無一物的，隨手就交予了一個穿着紅色棉襖的愚憨的鄉下婦人，並且懺悔似的說：

「好像變戲法兒似的，當做兒戲了，真是不應該，若不是，二位來……」

她重新上香，跪拜，並且焚化了符籙。人們跟隨着她。他們的手中捧着白色的紙袋。默祝良久以後的婦人立起時，人們也隨着她立起。

「陳二姑，妳把紙袋交給這位先生！」婦人用手指着歐陽毅。紅襖女人有點可疑似的把紙袋遞給他。

歐陽毅以莫大的好奇心，拆開紙袋，赫然呈現在他眼前的乃是數粒鮮艷的紅珠，這實在是可驚的魔術，得用怎樣的知識來解釋這目睹的現象呢？他默然無語的把紙袋交還

，現代人的小說家歐陽毅心中澎湃着的感情是極其複雜的——他甚至有點惱怒，感到了無端的羞恥。

人們陸續告辭，向着女主人恭虔的行禮，至誠的捧着紙袋，低頭走出。遺留下來的，只是三個女孩子。

六

在歸途中，俞秉初對他講了許多那婦人的巫術的靈異，據她自己說附近百里的鬼魂皆可供她的驅役，將人類精神能隨心所欲的操縱。

「如果小說家也成了她的精神俘虜，那會寫出怎樣的作品呢？」歐陽毅在凜冽的寒氣中，把頭縮進大衣領裏。骯髒的小巷裏寂無人聲。

「然而，這豈不是可怕的現實嗎？」俞秉初的肥胖的面孔上閃着嘲諷的微笑：「被那丸藥所治癒的病人，有二百個以上——這是我親自調查的結果。」

「這些都是怎樣發生的？」歐陽毅自語道：「這居然是可能有的事嗎？」

他陷入痛苦的思索中，一直走回他的書齋，他都默然不語，一進屋門，他就把他自

已埋在大椅裏，手扶着頭。今夜發生的噩夢一樣的遭遇，將要怎樣在他的生活裏展開呢？

「你會把這樣的事情寫成小說嗎？」

「不，」他簡單的拒絕道。

「怕批評家嗎？」

「我視之如無物，批評家他們的話，對我會發生任何輕微的影響嗎？」

「然則，爲了什麼呢？」

「我不願意再到那兒去了，」

「爲了現代人的驕傲？」

「這令我迷惑，」歐陽毅自白道：「這是超越我的理解力的。」

他隨手關滅了屋頂的一盞大燈，留下牆隅的一隻燈照亮了一角，爐火的光在微暗的室內跳躍。歐陽毅突然想到了那女巫，那個能夠役鬼的操縱人的魂魄的神的代言人，在那以外，她在過着怎樣的生活呢？他站立起來，焦灼的踱着。精神病的學者，在溫暖的爐邊，睡去了。

第三日，小詩家歐陽毅單獨作了一次訪問。天空飛着雪，每一農家前面都無有人跡，門窗緊閉着。但在那女巫家的門前，却有數輛遠自城市中心駛來的車輻。穿着襪襖的露着棉絮的長袍的農民，縮着脖頸，帶着愚痴的然而敬虔的神情在門邊出現。提着他們給神的禮物，雞或是饅頭之類。他走進敞開着的門內，院子是寬廣的，樹枝上積着雪，圍繞着高大的樹端，鳥兒時時飛起並且鼓噪。天空降落着肥厚的雪片，濃密而繁。歐陽毅兩肩荷雪，走在簷下，對着蕭疎的冬日風景，看了一會。由屋內流出香煙的氣味，他走進去，立在一旁，室內肅然無聲，奇異的景象在他眼前展開了，婦人坐在椅上，以蒼老暗啞的聲音，對着直跪在地上的農夫解說着運命。人們依次跪在眼前，請問着疾病，災難以及任何生活上悲苦的事件。她一一的答覆了他們，並且指說出解決那些疑難的方法，談到前世和今生的因果，地獄與西方的道路。她的聲音一變了前日的清脆——她的聲音原是好聽而豐滿的，她穩健沉重並且緩慢的吐出一個老人才有的言語，聲調。這聲音隱藏着神秘的力量，能夠牽引人的精神走近它。人們的眼裏含着感動的淚光，從地上

立起。歐陽毅是驚異而不安的，他倚着牆壁，這時他彷彿是一匹陷入了蛛網之內的昆蟲，他自制着自己，並且奮力掙扎着要把自己從黏結着的網上脫出。這蜘蛛似的女人結成了這樣強烈的黏着的精神的大網，在這網上，她把農民，都市女人，紳士，流氓，都粘在上面。然而一個小說家——一個精神勞動者，也要被粘在上面的嗎？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他的生活裏了，他把自己的身體抖動了一下。他得用怎樣的方法來承認或否定這現象呢？他衰弱而無力。婦人默坐良久，然後才從椅上立起，她恢復了從來的樣子，臉上容光煥發，而神情却非常冷靜。歐陽毅看着她，感覺着一種他自己所無有的英勇的——或近於英勇的某物顯現在她的容貌上。——她是堅定的，歐陽毅想：是有着不可信的自信力的人。人們漸漸散去，在神案上面羅陳着他們的各種各樣的祭品。屋裏空曠下來，歐陽毅被女主人發現了，她很有禮貌的對他微笑着，說是歡迎他的光臨，並且請他到她的私室裏去坐，因為神堂裏太寒冷了一點。歐陽毅便隨在她的身後，懷着滿腹的好奇心。是這樣的奇蹟似的遭遇，侵入他的萎縮着的生活裏來了。——像是病菌侵入人體一樣的，他困惑着。女主人的室內，陳列着舊式的桌椅，旺盛的燃燒着的爐，溫暖如春給人舒適的感覺。他坐在爐旁，不知道應該怎樣開始說話。

八

歐陽毅從婦人家裏辭出的時候，他是一無所得的。而且他也終於一無所得。他的朋友俞秉初對於他也毫無幫助，因為他的靈魂學的研究也是一無所得的。而歐陽毅在那女巫的家中，却數次遇見靈異的現象，——一個現代的人！——一個文明人所不願提起的現象。比如十數隻燭火的光突然變成悽然的綠色：某個靈魂現身於白壁上……這些都是歐陽毅親自看見過的事情。但是雖然如此他也不願承認夏爾柯脫教授的學說，因為他在讀着「唯靈論」的時候，也從未發現過可以與那些現象相互解釋的論據，倘若因為「唯靈論」原來也是科學，歐陽毅便越發陷入困惑苦惱之中，而終於一無所得。

九

自從與那個女巫相識之後：歐陽毅在他的手記上寫着以下的話：

——俞秉初在我的精神裏放入了病菌，而他自己也陷入不能自拔的迷惑裏。這是我們兩隻眼睛所看見的，還有比這個更真實的嗎？許多奇異的，許多不可能發生的現象發

生了，在我們這個文明的時代裏，發生在我們這個以科學進步自誇的時代裏。我們要說那不會有的，然而它發生了。今天，我注意觀察那個女人，我極力要在她身上發現足以否定那巫術的有力的證據，但是我終於失敗了，雖然我無論如何不甘於承認這種所謂迷信的現象。然而我們迷信着文明和迷信着巫術有什麼不同之點呢？

——今天我才注意到那女人是一個可驚的美麗的所有者。那樣的美麗是很稀少的。爲什麼在很早以前我從未發現過呢？這是很奇怪的事。

——我在田間散步。大地膨脹着，青草的嫩芽鑽出了土面。空氣中流動着一種濕潤的帶着泥土的香氣，天空淺藍，陽光溫暖，全宇宙都洋溢着生命的音樂。農夫在給田地施肥，我問他道：

「這土地是你自己的嗎？」我完全是無心的發問，因爲我覺得今天心曠愉快，希望着與人談話，在這樣好的春天，甚至使人想和樹木和青草談話。

「不是，」那人搖着頭，他說了使我吃驚的話，我才知道這村莊所有農家都是那個

美貌的婦人的佃戶，並且不止一個村莊，這附近的幾個村莊的土地，差不多都是屬於她的。每年冬季的租糧或租金由村長替她徵收。

「她老人家就是半仙之體哩！」農夫把他的褐色無簷的小帽脫下來，用污黑的手帕揩拭頭上的汗水。他的臉上的神情是尊敬而且誠懇的。

「爲什麼村長替她收租呢？」

農夫搖搖頭沒有立刻回答我，他想了一想，說道：

「不要說村長，縣知事也給她送匾哩！整豬整羊……」

我們坐在田坎上，我掏出紙烟來給他，他看一看，搖搖頭拒絕道：

「鄉下人不抽這個……」他抱着膝蓋，兩眼茫然的望着遠方煙霧似的柳叢，說道：

「沒有像她那麼靈驗的，她什麼事情都知道……神鬼都聽她的，先生，你說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的地租她要了有什麼用呢？但是少一分錢都不成……」

我怎會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呢？那魔鬼一樣美而神秘的女人！她在人間做了些什麼呀

！

——我想我必須從這里搬開了。那婦人張開她的精神的大網捕捉着各地的人，顯示着奇蹟一般的靈異，甚至惟有信仰上帝的奇蹟的某基督教徒也向着那空空的太師椅膜拜了。我是痛苦而焦燥的，因為終於無法尋得可以推翻她的倫理，可以揭破她的神秘的學問或是任何事實上的根據。並且也毫無方法阻止人們對於她的瘋狂一般的信仰……每逢看見她臉上現出的對於自己的事業的堅定與冷靜，我是只有嘆息的。這不應該發生的事情發生了，如果我假裝認為這不過是一種騙術罷了，我就必須搬家，住到更遠的地方去，甚至離開這城市，好像從來也沒有過這種事。倘有，也只是夢境而已。然而竟有這樣的力量吸引我每隔一二日就必得到那兒去看一下，每次都有更奇異的事發生。我終於要成為一匹昆蟲，被粘在她的網上嗎？這是多麼可怕的感情！

——那個美麗的女人，是善於虐待人的。我在不意中發現了這種的事情：他用皮鞭抽打着那三個供她使役的女孩，像是敲打毛毯一樣的隨心所欲，毫無憐憫。……女孩子們也並不哭泣討饒。打完以後，她像是做完一件遊戲似的，把皮鞭扔在地上，微笑着走進屋去。

……人們從四面八方的奔來了……

——我在她神秘的美影裏，是衰弱而無力的。我必得從這里走開了——但是，我與她同在於這現實裏。

——愈柔初的青色的肥胖的面孔，消瘦下去了。他仍是一無所得，他仍是毫無疑義的相信着別人的和他自己的「唯靈論」，然他消瘦下去了，像一個病人似的。他熱心的研究着他似懂不懂的事，相信着奇蹟，企圖着一些驚人的發現。這怎樣的不可能又怎樣真實的事呵！我疲憊不堪了。假如這樣下去我自己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結果的。那時候，那些變異的現象能否拯救我呢？我是疑慮而不安的。這一切是何等混亂，詭異，不可知——所有的渣滓從我精神的最深處泛起。在我的精神的泥淖裏加入了酵母！

……省裏的大員，也在她的門前懸上金碧輝煌的闊大的匾額。

——我的書齋也成了她的財產，她把這半條街的房子都買了去，街長來收房租的時候，要我預付全年的。

——這樣下去，我會心靈分裂的。

——從這里搬走，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十

我們所能讀着的小說家歐陽毅的手記如上，再沒有什麼別的了。所以我也無從知道這以後的事情。手記以前的故事，是我的筆錄。因為歐陽毅是和我在一個大學裏攻讀過東方哲學的。

然則，這終不成其為一篇小說。但是，像歐陽毅那樣的小說家是不喜好說謊的，而我的筆錄——說是我的手記也可以，也是絕對忠實的。也許有許多讀者從來不相信「現實」之中會發生那樣的事情，那也是因為親愛的讀者終於是現實家的原故。但是能那樣

想是很好的。

我自己也是不喜好說謊的，雖則我並非是夏爾柯脫教授的門徒。

那麼，這小說也許是並沒有完結吧，但是我和我的朋友歐陽毅一樣的不喜歡批評家——甚至有一點輕蔑也未可知，所以假如批評家真的對這手記寫下了什麼批評的時候，我是並不讀它的。

寫到這裏，歐陽毅由電話裏報告我，說是俞秉初因為苦心研究着靈魂學的原故，患了精神上不可療治的疾病——一個精神學家如他者亦無辦法的疾病——在那疾病發作時而自殺了。

我是毫無見解的——對於那事。

一月十九日，三十三。

豬 的 故 事

街路的石凹間存留着昨夜的雨水，太陽剛才升起就蒸發着大地，使得整個的小鎮都放着一種霉氣，腐敗，令人嗅着就想要打噴嚏的氣味。太陽停在無雲的天空上，懶惰的照耀在低矮的灰色平房上，黑色泥濘的豬圈裏邊——豬圈裏幾隻豬正在用那長嘴掘着泥或自得其樂的在泥裏擦着脊背，扭動着兩隻前腳，像是一個懶惰的胖子躺在板床上，手又搔不着背後的癢處，只好那樣蹭來蹭去一樣。不知怎麼一隻鴨子也擠進豬圈裏去，弄一身黑泥。看那意思好像把這泥塘就當作了水池來過癮似的。豬們不時的發出一種極其舒服的哼哼着，非常滿意於他的世界。一輛板車翹着車柄向着天，牠的身上塗着一層厚厚的黑油。凌亂的堆砌着的木片，破缸，夜壺，碎瓶碎碗——這些東西主人捨不得拋棄，但也沒有用處，就都堆在了牆角，一個渾身都光赤着的小孩，他的身上塗抹着一條一

條的泥垢，像似尋找什麼珍寶似的在那一堆上搜尋。這豬圈的對門。是一家鎮上唯一的陳記理髮處，他那招牌上寫着：「只此一家並無分號，」並且鄭重的用大字寫在一張紅紙上：「本號特聘北京技師，四遠馳名。」但掌櫃却還並不滿足，另在門窗上貼一大張白紙，用紅筆曲曲彎彎的畫着藝術字：「奉送吹風。」這「奉送吹風」的隔壁是一家藥房，經售五淋丸，若素，開胸氣，以及京師萬應錠。並且附設診療所，醫師鍾濟民主治內外科皮膚花柳小兒婦女各科疑難大症，這些都在門外寫得清清楚楚，橫在門上有一塊扁，也許因為年代很久的原故，字跡斑駁但隱約看得出是「濟世活人」四字，下款是「孫傳芳敬贈。」下面用一塊白布寫着「專門接生。」以及「女醫學士鍾趙文芳，」老篤眼藥的鐵製人形廣告，生氣似的使用手指着門裏。

胖子——豬圈的主人，這人的名字叫做徐文海，他從店門裏走出來，停在陳記理髮處屋上的太陽強烈的直射住他的眼睛，他趕緊用手遮住了它，然後慢慢的在手的保護下把眼睛睜開，他對着那個太陽唾了一口氣，嘴裏嘟囔道：

「一下嗎，一連就是三天，不下嗎，熱的要命，這麼一來，不都要臭壞嗎，媽個的！」

陳記理髮處裏立刻走出陳俊來，問着胖子睡去一口濃痰，指手畫腳的叫道：

「你明着來呀，你睡一睡算得了什麼？你媽個的！我們街裏街坊的，你臭美個什麼呀？」

胖子出去不意的嚇了一跳？他並不解釋，回罵道：

「你什麼事都要管哩，唾痰也管嗎？這個街可不是你們陳家剃頭鋪的！」

於是每一家門裏都有人出來，立在門外，咧着嘴，心滿意足的，靜觀着發展，實在因為人們都太寂寞的原故，巴不得在這小鎮上發生一點什麼事情，娛樂一下。從前天起肉鋪掌櫃便和陳俊正面衝突起來，原因是彼此互相瞧不起，就憑你也配開一引肉鋪嗎，就憑你也配說是四遠馳名的剃頭鋪嗎？這樣子三言兩語，兩個人就結下仇恨。前天，陳俊對人們說：

「現在私宰豬可不成了哩，要送到縣裏去呀，這麼一來，我看還會怎麼樣子威風？」

肉鋪老板正坐在他的案板旁邊，無意之中聽見了這話，他就一直衝進陳記理髮鋪裏去，指着陳俊的鼻子問道：

「是你說的嗎？我看把你還要送縣裏去哩！」

於是兩個人差一點扭打起來。

胖子拍着自己的頭，喘喘着：

「我這腦袋算不照顧你這倒霉鋪子，嗤。」

「我也並不希罕你的肉哩！」

於是連勸架的人也一齊哄堂大笑起來。

第二日，就是誰瞧誰一眼，也破口大罵，這一天早晨，他們的吵罵繼續到午飯時候

。

「你看看這有字哩，」陳俊指着自己的招牌說：「這是陳家剃頭鋪嗎？你個睜眼睛子，這叫陳記理髮處！」

「你理你妹妹的髮去吧！」胖子氣得很，因此，他喘喘得很利害，他不由自主的猛力揮動着扇子，退回身子坐進他的櫃台裏邊去了。

「你開口就罵人？」理髮處掌櫃向前逼近了一步：「莫非你那張嘴是堅着的麼？」
「你不要說哩，」這時候，胖子徐文海的老婆彷彿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一手扯着她

的光膀的兒子，一直衝到街心上來，大叫道：

「什麼事都回家問你兄弟媳婦去吧，小心你那死鬼兄弟追你的魂呀！」

陳俊像一個洩了氣的氣球似的，癱了。他說：

「好男不和女鬥」！退回了自己的屋裏。大家都很掃興，對於這樣不熱鬧的收場不大滿意，胖子自己看見老婆一出口就罵倒了敵人，心裏頗爲高興，但他罵了這半日，却忘記了這一件陳俊的醜事，沒有抖露出來，反被自己的老婆說出，他心裏覺得不大光彩，這樣子別人不是要說胖子罵人連老婆都不如嗎，於是他索然走進裏間去，把腦袋擡在鋪蓋捲上，很快的睡熟了。

女醫學士鍾趙文芳，在人們還沒有散盡的時候，從門裏探出頭來，她的狹長的臉上，塗着一層白粉，但塗得不勻，每逢一睜眼，便有細細的粉屑落下來。她對立在門前看熱鬧的鍾濟民說道：

「這就是沒有教育，是不是？」

她說得很響，她那意思好像要使所有的人們都能聽見。

她的丈夫鍾濟民，枯乾得像一塊劈柴似的，他自己覺得他實在是這鎮上最受過教育

的人物，他像嘆息似的，回答他的妻子的話：

「這就是中國應該厲行義務教育，嗯，義務教育，妳懂不懂？」

「人們漸漸走淨了，沒有一個人留下聽他的照例的議論。」

「大概他們祇想着睡覺，我想他們睡覺一定睡得很凶，一定是一種流行病吧，睡神經疾患，是不是睡神經疾患？」他自己問自己，但他鍾濟民也不知道睡神經是什麼。

正午的太陽炙熱着大地，炙熱着這個小鎮甸，潮濕的土地，蒸發起腐臭的水蒸氣，醫生太太彷彿受不了這種炎熱，躲進屋裏去了。醫生在門外站了一會，看着空盪無人的街心，街角陰涼地方，有些人躺着睡覺，發出聾聩的鼾聲，一個賣花生的老頭子，倚着牆放心的睡熟了，口涎扯成一條透明的繩。

這時候稅務長騎着一輛腳踏車，無精打彩的從街頭的那端出現，看那樣子很有就睡在這腳踏車上的意思，只要他眼睛一閉，馬上就可以連人帶車一齊睡在水坑裏，他在醫生面前跨下腳踏車，打一哈欠：

「營業捐！」再也懶得多說半句。

「等兩三天怎麼樣？」鍾濟民請求。

於是稅務長一連走了好幾天，把睡着的人們喚醒，他得到的是一致的答覆：

「等三兩天怎麼樣？」

「我倒不管着哩」，他說：「你們多嚙也得給吧……」

鍾濟民想起來他的診療所已經兩個月沒有一個病人來，他看一看隔壁的理髮處，每天却至少要有兩三個顧客，雖然他的頭髮早就應該剪短了，却幾次阻止了自己的決心，他看一眼陳記理髮處，立刻把腦袋恨恨的偏了過去。方才被稅差驚醒了的人們，又繼續他們的晝寢，實在是因為這些舖子都沒買賣可做，幾日大雨，集又趕不成，於是清閑得要命。

「太熱，」他自語說：「燥得很：」

看見牆角睡着的人們的姿態，聽見由屋內傳出來的女醫士的鼾聲——他覺得這鼾聲有點中氣不足似的。但他終於走回了屋子，躺在他的破舊的竹榻上了。

「倘若今天有兩個病人來麼，那麼便可以不愁兩個禮拜的吃喝了。——他想着有點焦灼起來，因為這兒的病人近來彷彿是寧肯病死也不肯看病了。

隔着窗子，他聽見隔壁理髮處的陳俊在院子裏罵他的老婆：

「早起來吃完飯就挺屍，睡呀睡個沒頭沒腦，妳什麼事也不走心嗎？」

「我知道你受了那個王八蛋的髒氣了，又跟我來找別扭！」女人的聲音很尖銳，醫生心中想對門的徐文海一定聽得見吧，他很希望他們揪在一處，或者操起什麼鐵器鬪毆，治紅傷他鍾濟民是很有自信的……。

陳俊的老婆原來是他的弟婦，他的弟弟在五年前因為一場暴疾死去了，不知怎麼他就把弟弟的女人據為己有，但直到今日，若有人提起這件不名譽的事，他仍舊非常惱怒，心裡以為人們到現在還不忘却，實在十分可惡。

這時候他心中非常氣憤，看著自己的以風騷馳名一鎮的老婆，他很想搥她一頓。孩子們在她的身邊纏繞着，這第一個大孩子原來是他的弟弟的兒子，七歲，生着一頭禿瘡，向他叫着，說是要買什麼吃，他聽着一聲一聲的「爸爸」兩字，今天又記憶起來原來此子不是自己真正的兒子，彷彿已經忘却了的事，却並沒有忘却。這一聲一聲的「爸爸」簡直成了諷刺，他想起肉舖掌櫃老婆那一臉神色，他把那個禿瘡小子一巴掌打到牆角上去，發狠道：

「我給你買個狗蛋！」

老婆從屋裏跑出來，坐在樹陰下的木板上拋着嘴，拉長着聲音說：

「生意又不好嘍——沒有人上門嘍——拿老婆兒子出氣呀，你什麼本事？呸——」

「妳看看妳呀，妳成了什麼樣子？」

陳俊指着老婆的胸膛說，老婆低下頭看一眼自己敞着的胸脯，兩隻乳房突出在外邊

「天這麼熱，也不許解解衣服嗎？」

「我怕妳跳槽嘍，」掌櫃說，低下聲音：

「外邊出來進去兩三個徒弟，叫他們看見……」

老婆却並不掩上衣裳，她放任着她的兩隻肥大的乳房垂在外邊，停了一會，她問：

「方才外頭要房捐嗎？」

「營業捐！」

「給他了嗎？」

「沒有！」陳俊沮喪的回答。

「給他得了，咱們不是有錢嗎——」

「預備買米哩，不買點吃食，怎麼行啊？看這三天大雨，瓢潑的似的！」

「媽的，」女人說：「對門的娘們兒，再滿嘴放屁，我就上去抓爛她！這些年了，我還怕什麼羞！」

「不光是理髮處，是生意通通不好。」陳俊說，鬱熱的空氣壓迫着他，他長長的吁一口氣，嘆道：

「還是要下雨，看雲彩的來頭就不對，天上發紫，沒暗透，要再下噫，……」

「人說是趕上甲子下的雨，要下一個月，我早知道還是要下的！」女人說：「你說豬是要官宰嗎！」她希望這話提起丈夫談話的興趣。

「自然要官宰，什麼都是一樣了哩！」陳俊對這件快意的事，彷彿也失去了興味，他憂愁着什麼似的，把眼睛看着灰色的樹葉，樹葉連動都不動，彷彿要噴出煙來似的。

「你睡一會兒吧，」女人說：「愁有什麼用處呢，大家不都是一樣嗎？」

「總得另外想點什麼生財之道才成！生財之道……」

「那麼對門賣肉的，他們怎樣才好呢？」

「不要提他們，」陳俊發怒似的說：「我們走着瞧吧！」

就在陳俊翰到木板上的時候，雲彩濃厚起來，低垂下來了，雷在雲裏遊行，閃電交加，有一場暴雨要來了，人們開始慌亂起來，在院裏，樹下睡覺的，趕緊跑進屋子，不安的眺望著天空。

立刻，雨降落下來了，重濁的雨點，擊在徐文海的鐵瓦豬棚上邊，發出鏗然的響聲，然後就像是流水似的傾瀉下來了，在人家的瓦脊上，騰起如烟的雨霧，一會，那雨的來勢越發猛烈，徐文海都瞧不見陳家理髮處的門簷，由地下迸濺着白濛濛的水星。徐文海心中想至少這時候是沒人去照顧陳俊了：

「你小子是這奉送吹風，也不會把雨吹走呵！」徐文海大聲向着對方嚷道，自然這話陳俊並不能聽見，但徐文海的心中已非常滿意。他把他的豬也忘記了。

徐文海用手指彈着板壁，叫着隔壁的包子鋪：

「怎麼樣？」

「水沖進來了，媽個的，沒有法子想哩！」

徐文海想像着他們手忙腳亂的情景，在喧嘩的雨聲裏響着人們的喧嘩，徐文海探一下頭，左右的幾家都慌忙狼狽的壩着土來擋水。

從來沒有人來管這條傾斜的街道，每逢一下雨，除了地基較高的房屋而外，都能流進水去，鎖上的幾個名人，自己把門前的土石壘高，把公款塞進腰包，然後看看人們的狼狽，自己心滿意足，那個郵政代辦所的張德祿——他喜歡自稱為郵政代辦所長——由上邊請求來修理費用，却並不管它，任憑雨水沖進屋來，漂起來他辦公用的棹櫃，他自己則蹲在櫃台上叫着：

「現在不能辦公，現在不能辦公！」

每年夏天都是如此，好在大雨一夏內也不過只有兩三次，雨一過去，人們便把那種滋味忘却，也許心裏想着明年再說吧，再也懶得想點辦法。徐文海的舖子，地基很高，所以他非常放心，眼看着水嘩嘩的流入陳家剃頭舖，陳俊和他的披頭散髮的老婆，手忙腳亂，狼狽萬端，用石磚瓦塊堵塞着，一邊用鐵鍬掘着泥土。徐文海看着，叫道：

「老鄉，你的生意真好呀，咦，咦，椅子都要漂起來了哩！」

他用着最大的聲音喊着，使陳俊聽見，陳俊在雨中向他憤恨的舉起鐵鍬，他趕緊退後了一步，威嚇道：

「你還臭美嗎？我馬上把你扔到水裏，沖進淤泥河喂王八！」

「到淤泥河裏變粘魚，好去鑽洞兒哩！」不知是誰這樣大叫了起來。

雨聲激劇，一點間歇也沒有。

「這樣下，淤泥河怕也要發水呢！」徐文海的老婆對他的丈夫憂愁的說：

「那麼一來，可就糟了，你還亂碰什麼？」

徐文海坐了下來：

「那時候……」他搖搖頭：「好幾十年，淤泥河從來不出槽，人說那河裏的泥鰍早就叫張天師用符鎮壓住了……」

「噓，」老婆警告他：「這是隨便說得的嗎？」她把嘴貼着丈夫的耳朵：「不是人人都知道一說就漲水嗎？」

「嗯。」徐文海吃了一驚的說道：「我這個不算數！」他做出一種抱歉的樣子，停了一會，他很有道理似的笑着，低聲說：

「便是真的那個了，陳家剃頭鋪不也是一樣嗎？」

「要真的像陳俊說的那麼了呢？」老婆疑惑的看看丈夫的臉色。

「什麼？」胖子徐文海十分不願意人們提起那事，他把臀下的小凳，向前挪了一步

，把他的肥胖的脖子伸在老婆的眼前，問道：

「妳也信他胡亂放屁嗎？他是臨死了說胡話哩，一個猪，官家也不希罕哩！」

「我是說萬一呢，萬一呢？」老婆仍舊固執的問。

「萬一，」徐文海想了一想，忽然大聲說：

「那有什麼萬一！就是萬一，我們怕他幹嗎？」

雨聲掩蓋了談話聲，徐文海的老婆覺得說話費力，於是坐在凳上不再言語了。

雨，無節制的落着，這樣子繼續到晚飯的時候。徐文海和老婆孩子，在憂鬱的陰暗的，潮濕的空氣裏吃完了飯。人們用種種方法阻止雨水不令流進屋子裏來，但徐文海的家裏，雨水却從屋上漏下來了，先是一滴一滴的滴着後來就索性流下來了，他們用鐵桶，面盆，後來連飯盆也使用上了，接着雨水。

徐文海高踞在板床上，對着屋頂，咀咒着天氣；隨心所欲的亂罵了一通。

但很快的雨停止了。

人們一齊集到街門外來，嘆息並且相對苦笑着。

青石板上的水，像一條小河似的，向着下坡流去。孩子們立刻踏了進去，嘩啦嘩啦的

山玩弄着水，高聲叫着，喧嘩起來，水花四濺。大人們皱了眉，躲開去，口中罵道：

「小牲口，看樣子你們的爸爸倒許是王八呢，那麼愛水……」

人們開始把屋裏的水，用臉盆淘着，向着屋外潑，彼此嘲罵着。

醫生鍾濟民穿一條短褲，混身濺滿着泥水，愁眉苦臉的站在他的藥店前邊，看着他的老鴛服藥的人形廣告的狼狽的樣子，和濕淋淋的滴着水的那個專門接生的布招，他無可奈何的苦笑了。

郵政代辦所長張德祿在屋裏屋外，跳來跳去，他彷彿頗爲高興。稅務長懶洋洋的蹲在水邊，把煙捲灰彈在水裏，擡着嘴，他不參加人們的由於雨水到國大事的談話，他像是很懶惰，又像是對誰生氣的樣子。

「老天爺怎麼回事？」一個乾乾巴巴的老頭子蹲在石上，對人們問，他的一根根的肋骨歷歷可數：

「這樣子下雨？」

「不知道，」一個小伙子回答他：

「可是，一下雨嘛，陳俊就喜歡！」

胖子徐文海聽了這個，不能抑制的猛烈的大笑了起來，笑得喘不過氣來。

陳俊正在往外淘水，聽了這個，就用一盆水潑了過來，回罵道：

「你的爸爸才喜歡呢，龜犢子！」然後就向着徐文海問道：

「你笑什麼？舒服了嗎？」

「你不要和我來哩，大掌櫃，徐文海嘻皮笑臉的回答道：「就算我是王八行不行？」

人們哄堂大笑起來。

但立刻徐文海就板住臉，向前伸着他的肥短的脖頸，說道：

「要不是王八就不怕人家說嘍！」

那個也叫道：

「就是王八，也因為老婆漂亮，要是我，樂得別人說說……」

陳俊不等他們說完，就一聲也不響的把一盆一盆的泥水沒頭沒臉的潑了過來，徐文海躲不及，立刻渾身濕透，白布小褂貼在肉上，在臉上塗了一條一條的泥。

「噫，幹起來吧！」

胖子向着陳俊奔了過去，陳俊首先把手中的臉盆噙的一聲扣在徐文海的頭上，於是兩個人揪打了起來。

這鎮上發生吵架的事情，從來沒有人勸解，人們巴不得他們打得更凶些。看着兩個人互相撲打着，有人喝彩起來。

幾日的仇恨，此時都一併發洩了出來。兩個人誰也不肯吃一點虧，挨打不要緊，却因為面子不好看。

於是衣服撕碎了，臉上流下一條條的血來，互相用最骯髒的話罵着，劈拍的響着手掌或拳頭擊打在筋肉上的聲音，喘喘，尖叫，咒罵，兩個都各盡所能的找一點便宜，然後，兩個人一塊滾進了泥水裏去，把水軋起來丈把高，一個翻上來，一個壓下去，兩個在泥水裏翻滾，這時候，兩個人的老婆去扯自己的丈夫，一邊哭喊着，一邊順手在敵人的腦袋上恨命打一巴掌，兩個人好像也沒有力氣再打，各自站立起來。

「媽個的，你小子等着，要你的命！」

「要你的命！」

喝彩的人興味索然，打架的人一跛一點的走了回去，一邊罵不絕口。

徐文海躺在自己的床上呻吟着，他渾身疼痛，老婆口裏一連串的罵着陳俊，罵他千刀萬剮，罵他天打雷劈。

「打得這麼利害，這小子真下毒手！」老婆撫摸着傷痕憤憤的說。

「我打得他才不輕哩，」徐文海連忙說明道：「我差一點把他揍死，是不是？打架嗎，他那個王八蛋，可不行……」

兩天以後，雨水沒有了，滿街是厚厚的紫泥，空氣腐臭而腥的，人們走路有時只好把整個的脚都插進泥裏，倘若怕鞋髒，就只得什麼事也不辦。太陽蒸發着臭泥，人們睡午覺，一點也不想生活之道。

這天早晨，徐文海老婆從屋子裏走出來，到豬圈去看他們的豬，立刻她被一件不幸的事打攔了。

他們的四隻豬和兩隻豬崽，都不能動了。

「莫非死了嗎？」她想，走近豬身，豬仍不動，她把耳朵仔細聽一聽，一點聲音都沒有。一個豬正在四脚朝天，掙扎着，好像痛苦似的，渾身輕輕扭動。

「這是怎麼回事？」她小聲喊，又不相信的用手摸一摸豬身，她差一點坐在泥濘裏

，她慢慢的走了出來，進了屋子，像要哭泣似的聲音對徐文海說：

「這是怎麼回事？」

「什麼？」

「我們的豬都死了！也許是瘟死的……」

聽了這話的徐文海從床上跳了下來，親自到豬圈裏去看，他撫摸豬身，已經一點呼吸都沒有了，這不幸是千真萬確的降臨了。

他呆立在死豬之傍好久，後來他想了一想，就跨過豬欄，一下子衝進了陳記理髮處的門。

「給我的豬償命！」他叫，揪住了陳俊。

「什麼事？你瘋了？」

「你把我的豬用藥毒死了，你裝什麼像呀？」

他們扭到一處，沒頭沒臉的打了起來，嘴裏設法搜索什麼最惡毒的言詞叫罵，然後一齊滾倒在地上，血從手臂上，臉上流下來了。人們在一邊張着口，讚嘆似的參觀着，並且批評那一拳一脚下的不是地方。

醫生在一旁，揉着鼻子，一邊用力的叫道：
「那要化驗化驗呀，化驗！」

森林的寂寞

森林裏流動着春的氣息，樹上有了新芽的痕跡，去年的落葉在人的腳下響着，放散出腐爛潮濕的氣味，空氣有點濕潤，像是要發霉似的。積雪漸漸溶解了，漸漸的在山凹裏緩慢的流瀉着，流成一道小溝，土地濕潤了，蓋在木材上的冰雪，像敗兵一般的瓦解了，向四下流去，彷彿小瀑布似的。人們慌忙的把一冬天的勞力所得的那些木材編成筏，把細木桿橫穿在大木材的端上，把藤蔓穿在小木材的頂上，人們記憶起來去年冬天在一起伐木的伙伴，有的在伐倒下的大樹下軋死了，有的死在狼羣，有的被熊一掌擊落在山澗裏，想起這些，在這春天的時候，人們嘆息着，並且自嘲似的自己說不定就在排上送了性命，那山水的激流像雷鳴一樣的響着，人就被打翻在白浪裏了的，每年不是都有幾十人嗎。想着冬天的時候，木材公司用幾匹馬在冰雪的山上拖着木材奔跑而下的時候

，有的人便嘆息了一聲。那樣粗大的木材，由山上順着凍冰的山峯，滑了下去，在山谷裏回應着打在冰原上的聲響，想到這兒，人們便仰起頭來向上看一看那陡峭的掩在雲霧之間的山峯，彷彿聯想到自己，聯想到自己說不定就在那不知有多麼高峻的山峯的上邊，被一隻不可知的手推了下來，而跌落在一個不可測其深的澗谷裏一樣，那生活。人們在嘆息的時候，想到這個，便憑信了那隻不可知的手，憑信了運命，把嘆息扔開，變成聽其自然的一種勇敢的對於生活挑戰的態度了。於是他們用一種簡短的慣用的言語，互相嘲笑並且互相諷罵着，在這時候他們自己却並不知道他們其實已經達到了生活的不可測的深處。

方才到山裏不久的木材公司的青年職員靳濟光，他心中想着這些那些，一邊聽着人們的斧鑿之聲叮噹的響着，一邊看着那些人們的勞苦的形態，他走出了他自己的木造小屋，他有點嘲弄又有點同情的看那些伐木工人的勞作。誰知道他心中想着什麼呢，那些工人向他看了一眼，又各自低頭幹他們的去了。靳濟光心中正想着去年冬天他看見他們木材公司伐木的技術，比起這些人們，他們真是原始的勞作方法，他們爲什麼不加入他們木材公司呢？是一種有點近於愚蠢的固執。於是他馬上記起了去年的風雪真可怕，那

山風像是要撕裂了天地，摧毀了山嶺似的，用着可怕的威力吹着，吹落了山嶺的多少年代的積雪，他想起那些個被雪埋葬了的伐木的人們。

但是春天已經來了，他可以一個人留在這山裏聽着山禽的歌聲，聽着松濤，看山間白雲變幻，看花開花落。他想到這兒用眼看一遍他左右的景色，他被山嶺環繞着，被常青的松和包圍着，隱約看得見半山裏獵人的小屋，他的身後是一片村落的大柴匣一樣的房舍，除了在山谷間穿鑿着木材編製着木筏的工人的嘈雜和叮噹的斧聲之外，這一切都很美都很靜謐。

有他們覺得很討厭，沒有他們這世界豈不又太寂寞嗎——他這樣想着，旋踵走進了他的房屋。他像是走進一個陌生者的居室一樣，奇異的看着自己的房屋的設備，這房屋如此的簡陋，他坐在他的白木的書桌之傍，看着對面的床上懸掛着一幅他的城市的畫家的朋友寄贈的一幅題名為「森林之想像」的圖畫，這是那個朋友聽說靳濟光被調遣到森林裏以後特意爲他畫的一幅，用以點綴他的寂寞的山居，而這位畫家從來也未見過森林，所以用那樣的畫題畫出了這樣一幅圖畫，一片蒼蒼鬱鬱的密林，在一株古樹的空懷裏坐着一位披髮讀書的骯髒的隱者。他的這位遯世的空想之畫家朋友，彷彿毫未想到他的

森林之中應該繪入持着斧鋸伐木的壯漢。他這樣想着又記憶起那個德意志的森林畫家胥溫特，但他的畫裏也並沒有揮斧伐木的工人，這是什麼原故呢？於是他倒臥在他的特地由城內運來的鐵床上邊，忽然覺得費了很大的力量由城內把這鐵床送到山間來也是近於愚蠢的舉動。看着黃色的桤木的屋頂，他感覺到幾個月來山間生活並沒有能夠改變了他的氣質。自從城內木材公司有了要在山上設置一個事務所，並且開始從這山上的森林間開拓他們的事業計劃以來，他便要求公司當局調遣到山上去，當局果然滿足了他的願望。因此，他對於脫離厭倦了的都市生活感到了異常的歡欣，他以爲這是他的生活上的一個巨大的轉機，他要把在都市裏記憶着的一個精神上的屈辱以及痛苦忘却，從那神經質的糜爛的城市走出來，復舊於自然。但是他對於那重重疊疊的山嶺，亘古的銀峰，一望無涯的森林，却不知何故的有着格格不入似的地方，與他的「自我」不能合諧，這緣故他歸於他自己的知識，數月以來，他極力要克服這不能合諧之點，春天來到的時候，他彷彿覺得他已經成功了，在這一點上，他對於那些伐木的人們，起了嫉妬似的感情。他孤獨的臥在床上，從那扇闊大的窗子他看見他們不停的勞動。在距離他的視野很遠的地方，森林的前邊有兩匹不知什麼獸類失竄了進去。夕陽的薄淡的黃色光暉，映在羣山之

間，谷裏有如被罩上一層金色的薄紗。一條窄狹的天空，有一隻蒼色的鴿子飛掠而過。立刻寂寞之感充溢在他的全身，他把兩腿張開，讓全身的神經鬆弛下來，想到這寂寞之感就是他與自然的隔閡。

這時候，那個老年的雜役爲他送來了晚飯。黃昏之幕，慌忙的沉落下來，叮叮噹噹的斧鑿之聲，一時之間彷彿被黃昏隔絕了似的漸漸停止下來了。他咀嚼着米飯，想着自己到這山裏來忍受這種難堪的寂寞，實在是一種可以驕傲於人的行爲，一種超人的舉動，誰個年輕人肯離開都市裏咖啡館的紅燈和嬌媚的女侍，離開爵士音樂和美術展覽會，總之，離開了一切文化的享受，官能的逸樂，而毫無理由的踏進這距離那大都市二公里的森林地帶來呢。這裏的一切生活方式和都市有着三個世紀的距離，人們蠢然的原始的地牛活着，仍舊以他們的微弱的人力和大自然作着近於愚魯的頑強的鬥爭，而求得最低限度的生活。現代機械文明毫未加惠於他們，而他們也絕未想到利用他。幾個月來，他觀察所得的山中居民的可怖的執拗性，那種對於一切的執拗性，靳濟光每每對之有一種驚恐的感情，對此於他的脆弱的神經，他感受到了沉重的制壓。他想到自己由那個大都市裏走出，是毫無事實上的理由的，他並不是如他的朋友們所推測的那樣爲了失戀的緣故

，也並不是由於他在木材公司裏感到職業上的失意。他祇是要離開那都市，對此，他也把這個歸於知識，他每逢想起這個便不能抑制的起了驕傲的感情；甚至他以爲這次固執的要求公司當局到這裏來，一個人住在這木造小屋裏，孤獨的生活，咀嚼山間的粗陋的飲食，完全是一種震世駭俗的作爲。想到這個，他喚來雜役收拾了碗筷，自己走到窗邊的一面小鏡前邊無意中看一眼自己的面孔，這個二十八歲的豐滿的青春的容貌，映在鏡中了，他看着自己的臉，微笑了一下，隨即看着窗外的夜色，一片黑森森的山影擋住他的眼睛，他仰起臉來，向上望山峰，山峰渺不可見，他廢然的放棄的他企圖，無端的歎息了一聲。狹窄的天際有一顆綠色的閃閃的星。

他走出門外，站在一塊石上看着東邊一帶伐木工人們的臨時的窩棚，那兒他們燃燒着篝火，遠遠的傳來木柴的爆裂聲，並且有人用洪亮的喉嚨唱着一種俚俗的淫佚的山歌，人們的哄笑的聲音伴隨着。這種快樂的情緒很擾亂了靳濟光，他往那兒看了好久，他不知道他們爲什麼這樣快樂，像是對於明天充滿了希望，又彷彿完全忘記了明天。他管這個叫做野蠻的情緒。他恍若覺得這些人們在腰間繫上了樹葉，環繞着他們的篝火舞蹈，在這樣的大密林之中，裹着小鼠的肉，他靳濟光是做着一個原人時代的夢呢，還是走

入了化裝跳舞會的會場？他想着，以爲機械文明不能擴展它的領域，完全是因爲這些人們的原始性的執拗之結果。但現代文明是否果能接受他們呢？——想着這些，他覺得文化教養對於人生的意義，祇是促成人類意志之退嬰與萎縮而已，都市人不是早已失去了對於壯偉之自然的鬥志了嗎？他自己也不知何故想到了這個，他彷彿不願繼續思索下去似的，把思想轉換了方向，覺得來到山裏反而更加多思，便已違背了入山的初衷，但倘必不思索，又何入山呢？想着想着他不禁啞然了。

夜色漸濃，空氣中傳來燃燒着篝火の焦煙氣味，夾雜着松柏の香氣，並隱約聽見谷間汨汨的水聲。

「春了，」站在他身邊的雜役自語似的說：「過兩天可以放排了吧！」

山霧升起，把一切都溶和了，他嗅到一種瓦斯似的氣息，走進屋裏。在那盞油燈下邊他繼續讀着「抱朴子」の登陟卷，看着那些入山人配用的符籙，對於那避亂世，絕跡於名山，所謂白日陸沉，日月無光，人鬼不能見的遁甲之術，無端的起了羨望の感情。看到獨足小兒的山精，便想着也許可與之作夜談，一定非常有趣的吧，接着他又記起白日想到的那個德意志の森林畫家的一幅題名爲「山怪」の畫，那畫中畫着盤根錯節の虬勁

的古樹林，一個足穿木板拖鞋，身披玄色衣裳的人，手提一根短棒，鬚鬚有如鋼針一般的直衝向前方，一臉旁若無人而又有點傻里傻氣的神情。向前邁着大步，像是方才由他的山穴裏走出的樣子。是不是正有一個這樣的人物，正在他的窗外，對他這個文明人做着好奇的窺探呢，他不禁看一下身後的窗戶，（窗外是濃濃的夜色，）他想那樣的傢伙把文明人看成了什麼呢？看成卯日自稱為西王母的小鹿嗎！還是認為可以果腹呢？他一聲失笑，吹熄了油燈，睡到床上去了。假如這時推門而進來一個紅衣的山魅，他應該怎樣接待他呢？他想起許多那個老年的雜役對他講的發生在這山中的奇怪的故事，窗外吹着山風，他睡熟了。

幾日來靳濟光喜歡到山下大河的源頭上去看放排，對於他自己，他覺得是很好的刺激。看着木筏被山水從陡峭的高坡沖下來了，真是令人驚心動魄的。山水奔流在石路上，激在巨大的岩石之間，跳躍着白色的浪花，飛濺雪樣的水星，響着金鼓一樣的聲音。像一匹凶猛的巨獸般的咆哮着從山上以所向無敵的威力奔流下來了，那巨大的五六十尺長の木筏，像一枚草芥似的漂浮在水上，以無比的速度被沖下來了。在那木筏上前後站着三四個壯士，他們敏捷而又謹慎，手持丈餘的長篙，以全生命力注意着石礁和兩岸的

石巖，只要輕輕的一撥，靈敏的一點，那大木筏被運轉得全如人意，像箭一樣的，令人目不暇接的射出去了。筏上的人時時發出洪亮的原始的喊聲，一個筏接連着一個筏，奔流下來了，奔流下來了。前望白茫茫的急流，切開了山野，奔向不可知的遠方，人們以無限的堅忍與這急流賭了身命。順着這大河，人們在筏上，奔向江，奔向海，奔向他們自己的世界。

靳濟光是驚駭的，他的都市人的神經震顫着。對着這種壯烈無比的風景，他時時忘掉了自己似的被奪取了。假使他站在那筏上，他將怎樣呢？他幾乎不敢想像。呵，那樣巨大的木筏，彷彿在波浪裏翻着跟頭似的被埋葬在飛濺着的水花之中，被波浪的手臂包圍着，山水雷鳴，震耳欲聾，他靳濟光會屹立不動，鎮靜的用長篙一撥一點的毫不在意嗎，這真真是無心的嘲弄。

他體會到一種宇宙的意志，他在這意志之前無辯的垂首。那完全與大自然合諧的而又鬥爭着的筏上的人，靳濟光收拾了他的輕蔑的感情。他默默的體會了那種意志。

二十幾日來，他日日到源頭看行筏，他目睹過數次不幸的事件，那筏從山上放下來，奔流着，奔流着，筏上的人，一個不留神，於是發出了轟然的巨響，撞碎在巖石上了

，木材不知擊斷成了幾十段，人被拋在空中，摔落下來，立刻捲入白浪之中，送到不知何處去了。木筏的殘骸在水裏打着盤旋，橫住了水流，第二個筏下來了，擊碎了，第三個第四個……白浪掀天而起，阻成了一面水牆，然後倒落下來，跨過破碎的木筏而前進，它吼叫着，一瞬之間，幾十個人埋屍在急流之中了。靳濟光對這些不幸的事件，他又復體會到宇宙意志的不可解，他困感起來了。

天氣暖和起來，早開的山杏花，已長了蓓蕾，在山坡上點綴着一叢一叢一片一片的紅。靳濟光已不像從前那樣差不多每日都想念着都市了，（他壓制着那種思念幾乎是很痛苦的，）他在山的左近隨意散步，有月的夜間坐在門前和那雜役閒談，他自己覺得他漸漸沉靜下來一些，頗爲愛好這樣寂寞的心境了。

清晨，靳濟光在森林裏散步，太陽還沒有從山後升起，遠遠的東方的山峯上邊，佈着瑰麗的朝霞；清明的綠色的晨光，籠罩着樹林，新生的葉芽，嫩綠的，黃的生在柔軟的褐綠色的新枝上，樹幹有一點潮濕的放着一種發霉似的大雨以後的那種氣味，夾雜着松樹的清香，枝葉交搭着，遮蔽着天光。他並沒有走進林子更深一點去，在林邊看見樹林的內部。有什麼鳥鳴叫着，拍打着翅膀，啄木鳥在一棵高大的樅樹上，用嘴叩着樹幹

，嗒嗒響着。看着那黑色的密林的深處，心中想起他們的採木公司的龐大的計劃和野心，對於這雄大的森林即將遭遇到零碎的窄割，他不自覺的起了悵惘似的感情，而對於所謂「文明」，隱然的生出了近於遺憾的心情。他這樣的在森林前邊閒步，成爲了每日的早課。就在他每晨的散步之間，春天像是突然來臨似的，有如在夜晚，山山嶺嶺的綠色變濃了，樹葉肥大了，不知名的繁花，開在山麓，開在山坳，開得四處都是。立在他的小屋後看得見沿着山坡而闢成的田畝，把土地切成一階一段的。莊稼像綠絨氈，鋪遍在大地上。黃色的田舍排列在一片大榆樹背後，隱約可見土路上的車轍，蜿蜒着，折向北去，然後和一條小河流並行。靳濟光猜想那就是他來時的那條路，去年冬天覆着冰雪，公司的大汽車在那難行的路上，顛簸了一日。現在，露出了黑色的濕潤的土地。一輛大車，被一匹灰色的騾子拖着緩慢的爬行。駕車人高高揚起長長的鞭子。忽然一輛汽車彷彿從地下爬上來的似的；在道路的那一個頂端露了出來，像一個小小的匣子，漸漸長大起來，在丘岡和樹行間隱現着，後來竟然穿過了村鎮，一直開到山前來了。靳濟光斷定了這是公司的汽車，他覺得很高興，一時他才知道他還不能忍耐這種寂寞，不然他爲什麼看見了這汽車便高興呢？他期待着那從車上降下來的人，那人開了車門跳下來，又

關上車門，一眼就看見了靳濟光，招呼了一聲，大步跑上山來了，隨後司機也跳下車，向着車身檢查了一番，也跑上山坡，立刻就有十幾個附近住的大人和小孩圍繞住那車，點頭播腦的指點着。

來的人跑到近前，脫下帽子。他的名子叫做徐文佩，是一個很得公司信任的青年職員，但是在公司裏的時候，他們並不時常見面。司機是一個會開車的同事，他是替代了那一個有病的司機來的，他和徐文佩受得同樣的命令。

「你看，我成了司機生了。」他說，用手拍着靳濟光的肩膀：「我的車開得滿不壞吧，公司省下一個人的飯錢哩。」

靳濟光命令雜役打開了另一間屋子，那是去年冬天住過人的，屋子裏有一點發霉的氣味，他們推開了所有的窗子，坐下來。

「還是收買林子的事，」徐文佩立刻說明了來意：「我們也許在這兒停三五天，等到有點頭緒便回去，然後委託給您進行……這兒怎麼樣？寂寞得很吧，不過，空氣好！——

「空氣好，」彷彿靳濟光還沒有想到這個，恍然大悟似的重複了一句。

接着那個世故的青年人，就敘述公司因爲在這兒將要進行的事務很多，預備增加幾個人來幫靳濟光的忙，公司當局對於這個新採伐區的獲得抱着無限希望。後來他就說當初靳濟光要求公司到這兒來，實在是別具眼光，因爲假如在這兒成立事務所的時候，靳濟光功不可泯，自然是主任了！靳濟光對於這種誤解，沒有法子辯解。他祇說：

「你們給我帶來點什麼呢？」

「呵，在車上。」那個司機的人劉達說：「我去取來，我實在有點餓昏了，把兩個皮包忘記在車上。先不要說官話，吃飯吧。」

靳濟光的朋友爲他帶來了十幾本新書和兩張飾壁的版本。在他們吃飯的時候，靳濟光向那個徐文佩推卸着他的責任，他說：

「收買林子，以及吸收現在單獨採伐的小木材業者和工人，我幾乎完全是外行，這任務還是請您擔任，我祇是想閑一閑，在這山間養病而已，您看怎麼樣？」

徐文佩並沒有推辭，他說：

「祇要這能得到您和公司當局的諒解。我原是一向爲公司的事任勞任怨的。」接着他就滔滔的講着以木材公司的雄厚的資本，慢慢的所有的的小木材業者都要自動加入，至

於後上的人們則是不足掛齒的。相信一年以內木材公司可以獨佔這一帶的森林。這一次也不僅是來收買這山上一片私人產業的林子而已，公司當局乃是想要擴大的幹一下。對於這些，靳濟光一點也沒有熱心去聽它，他對於這樣的談話沒有興趣，他覺得由都市來的人反而更把他的寂寞之感增加了。徐文佩說完了這些之後，就命令雜役打掃床舖，開始睡覺。靳濟光抱着書籍走回了自己的屋子，劉達站在屋前看着山，並且叫着徐文佩：「老徐，來了就睡嗎，這麼好的景緻……」他這樣叫了好一會，徐文佩並沒有理他，他很快的睡熟了。劉達嘴裏不知哼着什麼歌曲，把頭從窗外伸進靳濟光的窗裏，伏着身子，看着他擺在桌上的那些書，忽然低聲說：

「老靳，你和那個傢伙不大熟嗎？」

靳濟光對他搖一搖頭。

「他那傢伙想要這一下子弄個三千兩千的呢。」他拋一拋嘴，聲音很低：「所以你那麼一說他自然樂得要命，你看他不是樂得要命嗎！」他看見靳濟光對他微笑着，就說：

「這地方真好，可是我就可以住上一個禮拜，再多，就受不了。」

這時候，一隊私人的小規模採木商人，和工人們由他們屋前走過，幾個人對他們投過來嫉恨的眼光。從，靳濟光也接受過這樣的眼光，然而他不明白那種原故，今天，他聽了徐文佩的話，才恍然於那眼光的意味。他方才理解到他的存在乃是對別人的威脅，他有了一種無可奈何的茫然的感覺。

因為徐文佩的積極進行的結果，招致了村鎮上和正在採伐中的小規模採伐業者的反感。靳濟光感到了這個，他却並沒有對徐文佩說出他的意見。

有一夜，靳濟光正在屋內讀書的時候，一個巨大的聲音響在他的屋上，彷彿是石塊一類的東西。以後每夜都有類似這樣的騷擾。

「我應該從這兒走開了，」早晨，他想：「便是這兒也並不叫我寂寞的生活。連寂寞都無有的時候，那如何是好呢？」

他陷入了這樣的頹唐的心境。他靜靜的仰臥在床上，想着近些日來的自己的心情的變化，對於那些小木商的仇恨的行爲，指使工人用石塊襲擊他們的住所的事情，想了很久，他忽然覺得他是對於一切都不能合諧的，即使厭棄了都市，然而對於自然，他仍舊有着勉強忍耐的寂寞之感；對於那些木筏上的漢子，他們之間保持着巨大的距離；而對

於徐文佩以及那些小木商他有的是輕蔑的感情。他難道要披髮入山，獨自坐在石窟裏去冥想嗎？或者像他的朋友贈給他的那幅畫一樣，在那大森林之深處，一個人坐在古樹的洞裏去嗎！而那些毫不理解他的心情的亂擲着石塊的暴漢，將要以怎樣的感情認識他呢！一時之間，他覺得焦灼而且無聊，甚至他想念起來都市裏咖啡店的紅酒，想到他的過去的放縱的享樂的少年時代，想到爲什麼他要做着這樣精神的苦行呢？他的靈魂的隱秘的扉漸漸向他自己打開，他立即看見了自己的裏面。他發現他原來是如此的蕪雜，如此的紊亂，如此的空虛！

初夏的薰風，帶着野花的香氣由窗外送進來。一個陰鬱欲雨的清晨！令人有一種懶惰的潮濕的感覺。山間有一層薄薄的霧靄，由澗谷下傳來微弱的沈悶流水聲。這時候那個雜役的兒媳，爲他洗了好幾月衣服的，推開門走來了。把洗得了的衣服放在桌上，然後又走出去了。靳濟光彷彿第一次看見她似的，才發現了她的美麗，目送着她的豐滿的穿着藍色短衣灰色長褲的背影。

他從床上起來，走近窗邊，看見那背影正走下坡，遠處伐木工人的窩棚裏，發出了戲弄的大笑。

他覺得空漠而無有憑藉，在這樣陰鬱溫暖潮濕的天氣裏，他像是丟失了什麼，又像是增加了點什麼似的。徐文佩和劉達對他報告了事務進行的狀況時，他並沒有注意聽。

「那片私人的林子，已經沒有多大問題，情願出讓給公司了，只剩簽訂合同。……」

「徐文佩這樣說着，忽然注意到靳濟光的神情時，覺得他完全沒有聽見，於是就困惑的把他的報告中止了。後來，他對他說：

「林子的主人，今天午後在他自己的家裏招待我們，您也去吧！」然後就走去了。

靳濟光一邊想着徐文佩是否已經剩下了三千五千了呢，一邊也走出了門外。不知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他走下山坳裏，那個雜役是住在那兒的。矮矮的樹叢後邊便是那個黃色的家屋，用樹枝和荊刺編成了圍牆，他到門那兒看了一下，沒有看見那人，於是心裏立時有了嘲笑自己的念頭，他轉過身，預備回去時，忽然那女人的聲音叫道：

「靳先生，幹麼不進來坐？」

他一時不知應怎樣回答，祇搖搖頭道：

「我不過隨便走走！」但却停在門傍，並沒有走開。

「那麼您就坐在門外石頭上吧！我今天早晨給您送衣服去，好像您還在睡着。」一女

人清脆爽快的說着。

他坐在門旁的石上，心中覺得很奇怪，認爲自己從來不太留心的原故，所以忽略了這女人的美麗，在這森林裏還有這麼美的女人。她的日光下的淺褐色的皮膚，兩隻大的深黑的眼睛，在這樣天氣裏，迷惑了靳濟光這人。

「妳的丈夫呢？」他問。

「他在筏子上，走了。」

「什麼時候回得來呢？」他一邊問着，想像着使着拉蒿撥弄着大木筏在激流裏奔流的她的丈夫的健壯的姿態。

「秋天吧，」女人的眼裏閃着夢幻似的光輝。

「那不太久了嗎？」他說。其實這是一句無心的挑逗，女人聽了這個有點羞澀的笑着說：

「好幾個月了，以爲靳先生是老實人，原來也喜歡說笑話！」

谷底靜靜的流着甜膩的花香，軟軟的濕潤的風輕飄着嫩綠的細籐，在這一瞬之間，靳濟光一向所感覺的與自然的隔閡無有了，他覺得至少他現在已經與自然溶解。

「妳的丈夫健康吧，他們在筏上的人，都是那麼健康！」

「牛不是更健康些嗎？」女人笑着，把身子倚在門上。

「我認得妳有好幾個月，我今天才發現妳美，這真是奇怪的事情——」

女人沒有回答什麼，低下了頭，眼光向他掠了一下。他走過去，緊緊的擁抱了她。在這時候，他一切思索的能力都失去了。他輕輕的戰抖着。

「我總以為你們文明人，瞧不起我們這樣的鄉下女人。」女人沒有拒絕他的愛撫，反而心中很高興的說出這麼一句。他聽了這話，像是受了一下打擊而從夢中醒過來似的，在這一呼吸之間，他想起了許多事情。他廢然的鬆張開兩臂，面色蒼白着，很快的走回去了。女人吃驚的疑慮的看着他，她完全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逃避似的走進森林裏去，坐在一株老樹的根上，他想到德這東西仍舊需要一個新的定義。就這樣，他思索到半夜。

他從那神祕的隱現着妖魅的夜之森林裏走出來，要回到他的小木屋去的時候。那個老雜役在路上遇見他，驚喜的問他跑到哪兒去了，並慶幸他沒有遭到與徐文佩和劉達同樣的襲擊。原來徐文佩兩個人出席那日招待的家宴去了，在回來的途中，被一羣人擊倒

了，而他們的木屋事務所也在同時遭到了搗毀，那些人做完了事，就完全逃走了。自然是在那些小木商指使下幹出來的把戲。那個老人放心的唏噓着，慶賀着他的幸運。

他看着散倒在山坡上的木屋，破損了的書籍和油畫，山下搗壞了的汽車，呻吟在殘存的車墊上的徐文佩和劉達，他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癡呆了良久。

以後靳濟光又回到都市裏去了。



新評論叢刊

中日問題與世界問題

文明的傳統

中國人的聲音

大 楚 報 社 新 書

思念集

懷狐集

鎮長及其他

牛

奴隸之愛

某小說家手記

招隱集

胡蘭成著
價六〇〇元

胡蘭成著
價三〇〇元

胡蘭成著
價七〇〇元

開元作
價三五〇元

吳公汗著
（即出版）

關永吉作
（即出版）

關永吉作
（即出版）

高深作
價四〇〇元

袁犀作
（即出版）

廢名作
（即出版）

1 苗是怎樣長成的（小說）

2 傾城之戀（小說）

3 怒吼罷中國（劇本）

4 組織就是力量（論文）

5 與武漢市民同在（論文）

6 祕書陳岫和他的朋友（小說）

7 五四運動與文學（論文）

知識叢書

中國革命外史

蒼氓

關永吉作
價一五〇元

張愛玲作
價三五〇元

王陵政編
（即出版）

大楚報社論
價三五〇元

大楚報社論
價四〇〇元

關永吉作
（即出版）

關永吉作
（即出版）

黃文作
（即出版）

北一輝作
（即出版）

石川達三作
（即出版）

蒼氓譯作
（即出版）

大 楚 報 暨 三 大 雜 誌

聯合徵求基本定戶

大 楚 報 每 月 國 幣 一 千 五 百 元

新 評 論 半 年 國 幣 三 千 元

文 學 集 刊 半 年 國 幣 一 千 八 百 元

青 年 文 化 半 年 國 幣 一 千 二 百 元

聯合訂閱四種七折計算

聯合訂閱三種八折計算

聯合訂閱兩種九折計算

(外埠不收寄費，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訂 閱 處

大 楚 報 社 經 理 部 營 業 課 交 通 路 十 八 號

武 昌 漢 陽 分 社

大三
楚報
雜誌
叢書

青年文化
新評論叢刊
南大叢書
大楚報快讀文庫
知識文庫
太平洋叢書

新評
文學集
月刊
月刊
月刊

全國唯一
代表人民
說話的報紙

大楚報

報導詳實 言論中正
副刊活潑 定價低廉
是中國人的聲音
歡迎直接訂閱

大楚報

社會服務委員會

救濟組：救濟貧苦被災民衆・散發棉衣現金口糧
教育組：普遍武漢平民教育・舉辦講座研究學術
保健組：保障市民公共健康・發動各種保健工作
代辦組：代辦各地書報雜誌・供給大眾精神食糧

大楚報社

營業部 漢口交通路 編輯部 漢口江漢路

中華民國卅四年五月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卅四年五月二十日發行
一三〇〇冊

南 北 叢 書
☆
某小家的手記

定價

中儲券一七〇〇元
外埠酌加郵費

作 者 袁 犀

發行印刷 漢口交通路十八號
大 楚 報 社

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十八號
大 楚 報 社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